

<<最后的民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最后的民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170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1708

出版时间：2007-7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

作者：高建群

页数：25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最后的民间>>

内容概要

这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的《大西北三部曲》的第二部（第一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），是一部原生态小说。

原生态的故事，原生态的人物，原生态的语言。

像大西北的原生态民歌一样，纯朴动人，别有韵味。

《最后的民间》是我国著名作家高建群继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之后推出的“大西北三部曲”的第二部，原名《六六镇》，该书初版于1994年，当时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，此次作者将它重新修订，易名出版。

小说主人公张家山在六六镇上开办民事调节所，为周围百姓调解民事纠纷为主线，展开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。

小到夫妻不合，偷鸡摸狗，招夫养夫，大到“心脏开花”开棺验尸的人命大案，将陕西农村发生的奇人奇事用张家山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串在一起，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，勾勒出了一幅原生态的人类生存图景，被业内外人事称为原生态小说。

<<最后的民间>>

书籍目录

修订版前言 原版前言 第一章 心脏开花 第二章 敲银元 第三章 生男生女在于男 第四章 贺红梅告状
第五章 招夫养夫 第六章 杨树倒了 第七章 三轮四轮 第八章 碾盘事件 第九章 好狗照三家 第十章
凶咒 第十一章 舐犊之旅 第十二章 不是结束

<<最后的民间>>

章节摘录

陕北地面，无定河以远，群山环拱中，有个小镇，叫六六镇。

啥叫“六六”，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。

有好事的人，一番考证，从而知道了，这一处地面，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而起的方。

李自成把自己的年号叫“大顺”。

“六六大顺”、“六六大顺”，却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。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数字，陕北人独喜欢这个“六”字，认为它大吉大利，大富大贵，而且言谈口语之间，将它和大顺联系起来，故有“六六大顺”之说。

李自成当年给自己的王朝命名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。

考证认为，大顺王朝既歿，陕北乡党捶胸顿足之余，将这个原来叫太平镇的地方，易名“六六镇”，算是对乡党的一点纪念。

偌大中国地面，若要刨根问底，想来这一类掌故，不在少数。

仅就六六镇而言，它治下的许多村名，许多姓氏都有讲究，稍稍刨根问底，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。

有个村子，通村姓遑。

这个“遑”姓，就姓得有些古怪。

原来这一村老少，却是皇子皇孙，金枝玉叶。

历史上的某一次兵变中，帝王之家乘一条船仓皇出逃，溯黄河而上，落脚在此。

原先的姓不敢姓了，就取一个“帝”字，加一个“舟字底”，权且姓“遗”。

又有一个村子，通村的人，古历的正月十三这天，闭门不出。

这是什么缘故？

这个村子，通村姓杨，细细考察，却是当年杨家将的后裔。

杨家北征辽国，正月十三日那天，有过一次大的兵败，从此子子孙孙们在正月十三那天，闭门不出，羞于见人。

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。

又有一个村子，通村姓张。

老辈子传下话来，这是黄帝的第四个儿子的一拨后裔。

原来，黄帝的这个儿子叫青羊。

青羊发明了弓箭，仓颉造字，便取一个“弓”字，取一个“长”字，成为他的姓，从此这张姓人家绵绵延延，以至今日。

另有一个村子，通村姓门。

原来这一村的人都是当年那赵国宰相蔺相如的后裔。

赵国亡国之后，敌人追杀蔺姓人家，叫一声，见了姓蔺的割头，又叫一声，见了姓蔺的，剜心。

于是正在逃亡的蔺姓人家说，我们自己先割头，我们自己先剜心吧。

于是去掉草字头，佳字心，“蔺”字变成了“门”字。

闲言少叙。

却说这六六镇的来龙去脉，一旦考证出来，一时节，英雄了这一块地面上的人们，六六镇方圆的山山茆茆，贫瘠荒凉的山野之地，凭空生出一股豪迈之气来。

六六镇治下，有个张家畔村。

这张家畔，正是陕北民歌“好女子出在张家畔”一句说的那个地方，这张家畔的张姓人家，亦正是传说中的那青羊的后裔。

这村子，有一个人叫张家山。

张家山高高的身材，一张长脸，头上一一年四季蒙着个羊肚子手巾，上身是一件发了白的四个兜蓝制服，下身是一个大裆裤，大裆裤的裤角，总用一个带子束着，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。

从冬到夏，他都这么个打扮，从不改样。

张家山当了一辈子村干部，尔格告老在家，躺在炕上，脊背背着炕石板等死。

<<最后的民间>>

用他的话说：“老叫驴拉到背巷里了！”

”又说：“老猫不逼鼠了！”

”正在这样说着，六六镇的故事，传到了他的耳畔。

本来是死眉搭眼的一个老汉，听到这传说，竟一下子不安生起来。

张家山从炕上，一把拾起，猫着个腰，绕着自家的窑院转了三天，主意拿定，然后丈二长的布腰带，往腰里一扎，脏尔巴唧的白羊肚子手巾往头上一围，气昂昂地来到六六镇，要闹一番世事。

适逢改革开放年月，六六镇上，一夜之间，生出许多专业个体、地摊铺面。

张家山见了，嘿嘿一笑，托人上县城、办了营业执照，于是，一间民事调解所，鸣鞭开张。

张家山民事调解所，专以调解民事纠纷、说白道黑、摆平抹光为大要。

儿歌唱道：“张家山，张家山，陕北出了个儿老汉，麻纸糊的一张脸，四处充好汉！”

”说的正是这张家山的日常行径。

啥叫“儿”？

陕北话中，“儿”字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的字眼儿。

陕北人生性懒，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，不合常理的人物，双手一拍，哈哈大笑曰：“儿货！”

”不过公允地讲来，“儿老汉”这个称谓于张家山，却不算十分合适，我们知道，他所以老了老了，老不安生，却是因为这六六镇的地名，先人们的英雄豪迈的浪漫精神，在一个早晨，像一阵风一样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了。

所内收得一个面目慈善、菩萨心肠的老女人，人称谷子干妈。

有知道的人说，这是张家山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好，张家畔的女儿。

所内还收得一个半大后生，懵懵懂懂的李文化，一个半脑子，忙前忙后，算是仆从。

太平年间，人类猥琐，这六六镇及其方圆的卫星村庄，奇奇怪怪，蹊蹊跷跷，生出许多奇异怪诞的事情。

如此闭塞的乡间，如此呆滞单调的环境，能有什么事情发生？

所发生的事情，大都是些花案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日鬼倒棒槌些事情，稀奇古怪些事情。

这些事情总让人啼笑皆非。

当然，怀着深刻的乡土观念、记着昨日的光荣的六六镇的人们会说，正是这半蛮荒的土地，正是这封闭的环境，正是这些淳朴的山汉们，给他和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立刻会像李自成一样横行天下。

亲爱的读者，他们这样说是对的，至少讲故事的人这样认为。

张家山调解所一经开业，四邻八村，昏昏晃晃，各样事情，纷至沓来。

其中第一桩，最为尴尬，叫“心脏开花”，说的是一个寡妇的故事。

寡妇门前是非多。

六六镇地面，有个田庄。

田庄有个田寡妇。

说话的当儿，这田寡妇都五十三了。

田寡妇膝下，有个独生子，叫田本宽。

这天早晨，田本宽提了把镰刀，上山收秋，出得门来，见母亲拿了把扫帚，站在大门口。

田本宽是个粗人，见母亲在门口张望，心中不悦，叫一声：“我的娘，你不见有人说‘寡妇门前是非多’么！”

你放着逍遥不逍遥，放着自在不自在，整日价提着把扫帚，像个丧门星，站在门口招人眼目，做甚？

你尿泡尿照照自个儿，看你是十七了，还是十八了！”

唉，老了老了，老不安生！”

”这话说得有些馋火。

田寡妇听了羞红了脸，低声斥责道：“好娃哩，你说起话来，咋仄塆半坡地，没个大小？”

旁人听见了，会笑话你的！”

娘再不好，好歹为生你，十月怀胎，疼过一回！”

”田寡妇说完，不再理会田本宽，双手抱了扫帚，开始在地上划。

有灰尘轻轻地飘起来。

<<最后的民间>>

田寡妇手中的扫帚，是用高粱穗儿缚的。

六六镇靠近蒙地，通常用的扫帚，是用芨芨草扎的，扎好以后，上面再安个把儿，俗称扫把。

另一种是细扫帚，是用糜子秆儿缚的，为了有个区别，叫笤帚，婆姨女子们扫炕用的。

这田家窑院，早晨，田本宽已经用扫把划过一回，因此现在见了母亲这样，就给了些言语，细细想来，也不为过。

关于这扫帚的交代，也不算多余的笔墨，待会儿，田寡妇还要用这扫帚去派她的用场。这是后话。

田本宽在山上干到晌午端，回到家里，冰锅冷灶的，全不见田寡妇的踪影。

田本宽以为自己早晨的话重了，惹得母亲不高兴了，也就没有在意，从馍笼里摸出两个馒头，又从窑院的空地上，拔下两根生葱，一阵狼吞虎咽。

吃罢，又顺过瓢来，喝了一瓢凉水，算是对付着吃了顿饭，把肚皮哄住了。

吃罢饭，依旧上山。

黄昏回来，满院寻找，仍不见田寡妇的踪影。

田本宽这回才有些着急了。

他站在畔上，可着嗓子，朝村子吼了一阵。

这小小的田庄，巴掌大的一块方，以田本宽的大嗓门，焉有听不见的道理。

可是吼归吼，就是不见田寡妇的人影。

倒是有几个光头老汉，听到喊声，探了探头，就又缩回去了。

没良法，田本宽只得叹息一声，又回到窑里。

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田本宽突然听到南窑里有响动。

侧耳一听，却是老鼠在叫，“吱吱喳喳”的，像是在演戏。

田本宽听了眼前一亮。

这时天色已晚，南窑里没有装电灯，田本宽点了一盏油灯，向南窑走去。

陕北的窑洞住家，通常以三孔为一组。

田家也是这样。

中间一孔，算是正窑，由田寡妇住了；住家以外，兼作厨房。

北边一孔，是田本宽住。

南边的一孔，按照惯例，放些杂物。

光景好的人家，这南窑里，会有一头驴子，一合柱子等等。

田家的光景拮据，因此这南窑只是空着，好在当年挖窑时顺势在窑掌留了一面大炕，因此不至于显得过于空落。

推门进去，高举油灯一照，田本宽不由得哎呀一声大叫。

只见窑掌的炕上，顺着炕沿，田寡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。

一群老鼠，围着田寡妇，跳跳蹦蹦，想要下嘴，却又不敢，于是扭转屁股，伸出尾巴来，在人身上试探。

听到响动，见了光亮，老鼠们“啐”的一声散了。

灯影绰绰中，田本宽实指望母亲也能动上一动，可是这指望是落空了，母亲仍直挺挺地停在那里，纹丝不动。

田本宽大着胆子，走上前去，一手掌灯，腾出另一只手，朝田寡妇的嘴上，试探了一下，不见有气，就又将手伸到田寡妇脖颈底下，想将她扶起来。

奈何田寡妇全身已经梆硬，像一个直棍子一样，哪里折得回来。

田本宽年轻，没经过世事，见了这阵势，早吓得心惊肉跳，失魂落魄。

他掷了油灯，大呐二喊起来。

声音惊动了田庄村。

六六镇上，夜半三更，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大门，被敲得山响。

张家山身沉，醒是醒了，却不开门，脊梁骨依旧贴在炕板上，问是谁。

敲门的人乍着哭哭声喊：“张干大救我。”

<<最后的民间>>

” 张家山说：“你是谁，你不道出个名姓来，我不开门！”

” 来说他叫田本宽，田庄的，他妈死了。

张家山听了，倒是吃了一惊，赶紧下炕开门，嘴里念叨道：“你是说田寡妇死了？”

那一天，我从田庄经过，还看见田寡妇提了把扫帚，畔上站着，面色红光光的。

这婆姨，倒是走得快，怎么说死就悄没声息地死了！

也不打个招呼，好相跟上！

” 田本宽进窑，接住话茬，说道：“我也是这么说，张干大！”

事情蹊跷，怕是叫人害死的！

” “人命关天，你该出去报官！”

” “我找派出所了。

派出所不管，说这叫‘自然死亡’！”

叫不要声张，挖个坑坑，把我妈埋了算了！”

” “话咋能这样说，一满不负责！”

死的是一个活人，又不是一只鸡，咋能这么草率！”

” “我也说的是，张干大！”

你看，我跑了四十里山路，跑得一头的米汤，来搬你，就是求你到田庄走一趟的！”

这事得靠你做主。

张干大，你给我个脸儿，咱们上路！”

” 张家山要田本宽先回去，自己明个儿一早就去田庄。

田本宽说：“你可要当事！”

” 张家山说：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咋会不当事的？”

赶明儿，张家山民事调解所，娃娃打狼一齐上，都到田庄去，连红砣砣章子也带上，就地办公，如何？”

” 田本宽心安了些，径自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冒红，六六镇上，走出一干人马。

张家山叼着一根烟袋，神色开朗，前头走着。

见人咧嘴一笑，露出一颗铁质的门牙来，煞是有趣。

谷子干妈摇摇晃晃地迈着个“解放脚”，形影不离，跟在后边，落在最后的是半大小子李文化，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，一边走着，一边捧着一本闲书在看，高一脚低一脚的。

路旁，有一个小孩站在那里撒尿，看见张家山一行过来了，小孩想收，收不住，只好转过身，背对大路，装作不知道路上有人，继续撒。

谷子干妈见了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用手捂了眼睛，擦着路边走。

……

<<最后的民间>>

编辑推荐

著名作家高建群继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之后隆重推出，“大西北三部曲”之二《最后的民间》，购买本书，有机会获得作者原生态国画！

中央台的原生态民歌唱响大江南北，大西北原生态小说会让人回味无穷。

<<最后的民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